

# 印度與越南的安全合作關係及 對印太區域的影響

方天賜\*

印度與越南在 1972 年建交，開始正式互動。2007 年 7 月，越南總理阮晉勇 (Nguyen Tan Dung) 訪問印度時，雙方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關係穩健發展。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 2016 年訪問越南時，雙方將關係進一步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印度之外，越南迄今只與俄羅斯、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層級的關係。即便在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影響下，印越兩國也在 2020 年底舉辦高峰會議，可見對雙邊關係的重視。

在此脈絡下，本文擬回顧印越關係的近期發展，包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下的高層互動與軍事安全交流，並進而討論兩國在印太安全架構下的現況與展望，以探索印越關係對區域格局的意涵。

## 建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印度與越南向來維持不錯的高層互動，其頻繁程度則反映了雙邊關係的持續升溫。2020 年 2 月時，印度與越南的新

---

\*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冠病毒疫情尚不嚴重，越南副國家主席鄧氏玉盛 (Dang Thi Ngoc Thinh) 得以訪問印度，並與印方相關高層進行面對面的晤談。雙方之後的實體交流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仍以視訊或電話等方式進行會晤。印度總理莫迪與時任越南總理阮春福 (Nguyen XuanPhuc) 便於 2020 年 4 月 13 日進行電話會談，討論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治。2020 年 11 月 12 日，雙方則以視訊方式共同主持第 17 屆東協—印度高峰會 (17th ASEAN-India Summit)。12 月 21 日，兩國總理再以視訊方式舉行雙邊高峰會，並公布《和平，繁榮與人民聯合願景》(Joint Vision for Peace, Prosperity and People) 文件，以指導印越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未來發展。兩國外交部長也藉此峰會簽署《2021-2023 年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 for the period 2021-2023) 作為實踐上述願景的藍圖。雙方也同意在核能太空技術、資通訊技術、新創公司和智慧城市等領域開展合作。<sup>1</sup> 此外，雙方也簽署 7 項合作協議，包括國防工業合作、軍方軟體園區、聯合國海外維和行動、核能、石油、癌症治療以及再生能源等項目。

除此之外，雙方的外交及國防部門也進行頻繁的互動。2020 年 8 月 25 日，印度外長蘇杰生 (S. Jaishankar) 與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平明 (Phạm Bình Minh) 舉行聯合視訊會議。兩國的國防部長則跟進於 11 月 27 日舉行視訊會議，由印度

<sup>1</sup> “Transcript of Special Virtual briefing following India-Vietnam Virtual Bilateral Summit by Secretary (East) (December 21, 2020),”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ecember 22, 2020, [https://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33499/Transcript\\_of\\_Special\\_Virtual\\_briefing\\_following\\_IndiaVietnam\\_Virtual\\_Bilateral\\_Summit\\_by\\_Secretary\\_East\\_December\\_21\\_2020](https://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33499/Transcript_of_Special_Virtual_briefing_following_IndiaVietnam_Virtual_Bilateral_Summit_by_Secretary_East_December_21_2020).

國防部長辛格 (Rajnath Singh) 及越南國防部長吳春歷 (Ngô Xuân Lịch) 共同舉行。

越南是 2020-2021 年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並自 2021 年 4 月擔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印度則是 2021-2022 年的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雙方遂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舉行外交部司長層級的聯合國安理會事務磋商。越南外交部副部長兼越南駐東協資深官員會議 (SOM) 代表團團長阮國勇 (Nguyễn Quốc Dũng) 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以視訊方式出席 2021 年印度經濟會議 (IEC)。這些互動與對話顯示兩國政府提升交流的意願，雙方關係得以持續進展。

## 軍事交流合作

在印越建構夥伴關係的過程中，敏感的軍事交流合作項目一直相當顯眼且具重要性。兩國早在 2000 年便曾簽署國防合作協定，2009 年再簽署《國防合作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Defense Cooperation) 為相關合作提供基礎。2015 年，雙方公布《國防合作聯合願景》(Joint Vision on Defense Cooperation)，以持續推動軍事交流合作。印度外交部負責東亞事務的次長達斯 (Riva Ganguly Das) 便不避諱地形容，國防合作是印越全面性夥伴關係的支柱 (pillar)。兩國領導人也在 2020 年視訊高峰會議上，將國防工業合作列為優先領域。

印度主要是透過提供國防信用貸款的方式，強化對越南的軍備轉移。在 2016 年 9 月印度總理莫迪訪問越南時，印方加碼提供越南 5 億美元的國防貸款以購買印度的軍事設備，包括總值達 1 億美元的 12 艘海岸高速巡邏艇 (High-Speed

Guard Boat)。在 2020 年的視訊高峰會議上，印度便象徵性移交一艘完工的高速巡邏艇給越方、同時也舉辦兩艘船艇動工及七艘船艇安放龍骨的儀式。雙方在 2020 年視訊高峰會時，也簽署《國防工業合作實施安排協定》(the Implementation Arrangement for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以落實雙方在國防工業的具體合作。此外，印方也提供 500 萬美金給越南位於芽莊(Nha Trang)的軍方軟體園區，強化其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雙邊另一個值得關切的軍事合作領域是軍事演習。印度軍艦以往便曾多次造訪越南。雙方在此基礎下於 2018 年開始舉辦雙邊聯合海軍演習。該年 5 月 21 日至 26 日，三艘印度軍艦與越南海軍在峴港(Da Nang)外海舉行軍演。2019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印度海軍再派遣兩艘船艦赴越南在金蘭灣(Cam Ranh Bay)外舉行第二次海軍聯合軍演。2020 年 12 月，印方則派遣軍艦吉爾坦(INS Kiltan)號訪問胡志明市，運贈 15 噸物資給越南中部的水患災區民眾。此項活動是印度「薩迦任務三」(Mission Sagar-III)的一部分，主要是為了協助區域內國家應對疫情。但在回程時，印方也同時與越南海軍在 12 月 26-27 日舉行交匯演習(PASSEX)。

能力建構也是印越南國防夥伴關係的重要領域。越南國防人員定期到印度進行培訓。越南一直是印度技術和經濟合作(India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培訓計畫的主要受惠國。越南每年獲得 200 多個培訓名額，包括 70 多個國防類的名額。面對新冠疫情，雙方的軍事醫學部門也進行線上互動，藉以交流相關的診斷、預防和治療措施。印度也為越南等國的軍事官員舉辦線上的新冠病毒管理課程。

在軍事官方對話方面，兩國的國防部長在 11 月 27 日舉

行視訊會議，相關單位也同時簽署水文 (Hydrography) 合作計畫。2021 年 1 月 12 日，雙邊以視訊方式舉行第 13 屆的次長級年度國防政策對話 (Defence Policy Dialogue)。2021 年 2 月 3 日，越南空軍副司令范長山 (Phạm Trường Sơn) 以視訊方式出席由印度舉辦的空軍參謀長會議。2021 年 3 月 9 日，越南副總參謀長阮文義 (Nguyễn Văn Nghĩa) 與印度陸軍參謀長納拉萬 (Manoj Mukund Naravane) 通電話，討論防治新冠肺炎的相關經驗，並期待疫情結束後迅速開展各項合作計畫。

## 印越安全合作背後的中、美因素

促使印度和越南持續深化軍事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兩國在近代都曾與中國發生戰爭，也都有未解決的領土爭議，並持續引發衝突。雙方持續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以印度而言，它與中國在 1962 年發生邊境戰爭，爭議延續迄今。2017 年雙方在與不丹交界的洞朗 (Doklam) 地區對峙達 73 天。2020 年 6 月則在加萬河谷地 (Galwan Valley) 地區與中國邊防部隊爆發流血衝突，造成 45 年來雙方首度有軍人因中印邊界衝突而死亡。印中在爭議地區對峙數月之後，才在 2021 年開始撤軍。

另一方面，越南則與中國在 1979 年發生戰爭，雖然雙方在 2008 年解決陸地邊界問題，但關於南海主權的衝突並未停歇。2014 年時，雙方便因為中國在爭議地區進行鑽油探勘而引發激烈衝突，並引發越南境內的反中示威抗議。2020 年 4 月時，則發生越南籍漁船遭中國海上偵察船撞沉事件。中國在南海設立 2 個行政區的舉動，也引發越南政府抗議。

為了平衡來自中國的壓力，印越強化安全合作就顯得理所當然。印度雖然不是南海問題的聲索國，但也以海上貿易為由，視南海為其利益地區。印度承租越南外海的油氣田進行探勘，除了能源經濟的考量外，便有制衡中國的戰略考量。在 2020 年的視訊高峰會中，雙方便重申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安全、航行及飛越自由，並希望依國際法，特別是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方式和平解決爭端。並重申南海主權聲索方和所有國家不應進行軍事化並保持克制，避免升高緊張局勢。兩國也指出一個和平、穩定、安全、自由、開放、包容和基於規則的地區符合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這些聲明雖然沒有公開指明中國，但其主張明顯是針對中國而來。

自從美國川普政府積極推動印太戰略以來，印越是否將既有雙邊合作關係與多邊性的印太架構相結合，便受到相當多關注。事實上，印度並未完全附和美國的印太戰略。在 2018 年的第 17 屆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logue) 上，莫迪總理發言指出，印度不認為印太區域是戰略或有限會員的俱樂部，因而主張自由、開放及包容性的印太地區。<sup>2</sup> 這與美日等國的印太戰略構想有所不同。2019 年 11 月，印度總理莫迪於曼谷舉行的東亞高峰會 (East Asia Summit) 上進一步提出《印太海洋倡議》(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簡稱 IPOI) 作為印度的印太政策，其主要內容包括海洋安全、海洋生態、海洋資源、能力建構及資源分享、減災及管理、科

<sup>2</sup>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01, 2018),”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技及學術合作、貿易連結及海洋交通等七項內容。就其主張來看，印度的印太政策試圖涵蓋更多的功能性議題，降低戰略對抗性及對單一國家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印度也呼應以東協為中心的印太架構。印度因此主張，越南為其向東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及其印太願景（Indo-Pacific Vision）的重要支柱。事實上，無論是在 2019 年 6 月公布《東協印太展望》（ASEAN Indo-pacific Outlook）或印度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議》，都隱含印度與東協所追求的戰略自主性，雙方並無意直接對抗中國或在美中之間選邊。

但隨著邊界衝突惡化，印度自 2020 年下半年開始向四方安全會談（QUAD）靠攏，除了與日本簽署後勤協議之外，也同意邀請澳洲參加馬拉巴（Malabar）海上軍事演習，使之成為四方演習。美國拜登總統上任之後，四國也以視訊方式舉辦首次的高峰會談。換言之，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迫使印度往印太安全架構傾斜。同樣地，越南也被視為是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成員。日本首相菅義偉就任之後首度出訪的國家就是越南。美國航母則在 2018 年、2020 年 3 月兩次訪問越南，顯示美國對越南的重視。

印越也意識到彼此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性，確實有意藉著印太合作強化自身的戰略影響力。雙方在 2020 年高峰視訊會議上重申在《印太海洋倡議》與《東協印太展望》的共同基礎上，探索實際的合作。兩國在前述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發布的《和平、繁榮與人民聯合願景》中，便強調雙方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並認為印越的國防與安全夥伴關係將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具體的作為則包括加強在三軍和海岸警衛隊之間的軍事交流、培訓和能力建構，並在印度國防信貸的基礎上加強雙方的國防工業

合作。雙方也同意，將透過後勤補給、定期船艦訪問、聯合演習、軍事科技交流、資訊分享、聯合國維和行動等進一步制度化雙邊的國防交流。雙方也將透過制度化的對話機制，強化法律和司法合作，更緊密地的往來以應對網路、海洋領域、恐怖主義、自然災害、健康安全、水資源跨、跨境犯罪等安全威脅。<sup>3</sup>

不過，印越迄今尚無意願將印太合作轉化為直接對抗中國的軍事同盟。越南學者便指出，越南為了避免惹惱中國，將避免加入美國圍堵中國的印太戰略。<sup>4</sup> 印度方面也不乏類似的看法，主張四方安全對話不是反中聯盟。<sup>5</sup> 換言之，印越仍試圖與反中聯盟保持距離。但如果印越所感受到的中國威脅持續擴大，雙方勢必需要重新評估政策以為因應。

## 結語

印度與越南的關係在近年來持續升溫。在雙邊層次上，兩國藉由高層互訪、軍事合作等面向，逐步強化「全面性夥伴關係」。即便在疫情影響下，雙方仍努力拓展相關的交流

<sup>3</sup> “India - Vietnam Joint Vision for Peace, Prosperity and People,”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ecember 21, 2020,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324/India\\_\\_Vietnam\\_Joint\\_Vision\\_for\\_Peace\\_Prosperty\\_and\\_People](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324/India__Vietnam_Joint_Vision_for_Peace_Prosperty_and_People).

<sup>4</sup> Nguyen Huu Tuc, “Is Vietnam open to Washingt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East Asia Forum, March 4, 2021,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3/04/is-vietnam-open-to-washingtons-indo-pacific-strategy/>.

<sup>5</sup> Editorial, “A story for Quad,” The Indian Express, March 15,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editorials/quad-summit-indo-pacific-region-anti-china-coalition-7228344/>.



與合作，其中，中國威脅無疑是印越近期強化軍事安全合作的重要推力。就未來發展而言，雙邊仍會持續發展夥伴關係，特別是安全軍事方面的交流。

在多邊層次上，雙方也認為彼此的夥伴關係是印太地區穩定的重要基礎。但雙方尚無意加入或籌組反中的軍事聯盟。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議》涵蓋許多功能性議題，並非以軍事安全為唯一主軸，應是當前雙方合作的主要內涵。

此外，印度和越南在 2021 年剛好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國，雙方可望在此平台對共同關切的議題上進行更直接的外交合作。整體而言，印越在面對中國問題時，仍傾向採取所謂的「軟平衡」措施，在特定的議題上採取制衡作為，但避免加入正式同盟，以維持其戰略自主空間。

對臺灣而言，印度與越南均屬「新南向政策」中的重點國家，其對外政策取向值得重視。此外，印越關係是否會在印太架構下有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雙方如何應對中國問題等，不只反映區域內國家的政策選擇，也對區域權力結構產生形塑的效果，建議持續關注。